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補
第三十回 領白鑣陡成新富戶 制霓裳重集舊伶人

話說賈氏族中領了榮府銀兩出去，熱鬧非凡。先講賈芸承領二十萬就在京都開設當舖，好不興頭。心想先前瞎奉承了鳳姐到那麼個分兒，花上本錢，買了許多香貨討得個種樹差使，想多大沾光，和花兒匠磨牙。如今不費一點子力，領了二十萬銀子開了當舖，我便是個大掌櫃，每年少算些一個七釐錢，不派到我名下有幾千銀子進路。因向他母親道：「媽前兒夜裡夢見走水，連房子都燒塌了，媽驚的嚷醒來道，『這夢不吉利』。不是兒子告訴媽說，夢見走水，怕咱們要發財呢。媽還不信，如今可應了這夢了。」他母親道：「這也再想不到，璉二孀子那麼大出手起來，整十萬銀子往外頭推倒放心。」賈芸道：「什麼整十萬，咱們房族中遠遠近幾十家門子，都有一二十萬銀子領，短了那一門子嗎？你不知道，這是璉二孀子有那麼作為嗎？都因寶二孀子在園子裡得了一宗橫財，他老人家疼顧族裡，出了個意思才散給咱們營乾的呢。」他母親道：「這寶二孀子就是先前在園子裡住的林姑娘，那一天寶玉圓房我進去瞧著，他原像個有福氣的人。咱們底下不都依靠他吃飯嗎？你錢在手頭別瞧得太容易了，盡仔瞎花，短少人家的帳目就去清了他們。你娘舅家這宗會錢，你舅母三頭五天捎信來，說等湊著要去幹辦端午節的香料呢。」賈芸道：「你老人家別信他們的話，那是怕我拖散了他，盡仔來催逼。他兩老人家心上才有盤算，如今知道他外甥平空裡承領了這宗本錢，保不住還要眼紅。」

若說短他這幾吊錢，就到下半年不送去，再不來開口。」他母親道：「可不是，人都勢利，知道咱們有了，你看昨兒就有人來給你提親。」賈芸聽了「提親」兩字，倒怔了一怔問：「是那一家呢？」他母親道：「就是東街裡，璉大孀子娘家嫂子家裡胡老娘的內姪孫女兒，說模樣也長的好，陪送也體面。璉大孀子坐了車子自己來說，我便含糊應他，你留心打聽打聽倒是一件正經事。」賈芸搖頭道：「不論那一家來說親，媽別應許他。」他母親正要問的是什麼緣故，聽得外面有人叫道：「芸二爺可在家裡嗎？」

賈芸聽是鄰居倪二的聲音，趕忙走出。見倪二帶著一個年輕小子，頭面長的乾淨，賈芸估量他不是正經來路，便指著那一個笑問倪二道：「這一位是貴相知了，為什麼很面生呢？」倪二正色道：「二爺什麼話。」這裡賈芸一面讓坐——此時已新買了小廝——便叫「看茶」。三個人坐下，早端上茶來。倪二開口道：「這幾天就沸沸揚揚，榮府裡頭發了整千萬銀子出來，交給貴族中營運。我就估量著二爺常在裡頭跑動，這件事總脫不了二爺。後來細細打聽，果然是有的。今兒一來道喜，二來有一件小事相求，要二爺賞個臉。」賈芸因從前借過他銀子，雖已清還，也領過他的情，便道：「老二有什麼話，效力得來的，一定遵教。」倪二道：「咱們多年老鄰居，乾的事什麼瞞得過二爺。我如今也看破了，到底不是一件正經事情。二爺你不見街坊上貼起大張的告示，禁止賭博，重則充發，輕則發落，便是枷杖抽頭，贏錢還要追繳入官，我已剃指頭戒賭了。」

「說著把右手伸給賈芸瞧，道：「二爺不信，瞧那指頭還包著呢。」賈芸笑道：「你剛剃了這一個，那幾個指頭就抓不動色子了嗎？」說著，大家笑起來。倪二又道：「我和馬販子王短腿搭了伙計，也要去做他這個買賣，家裡只丟他們娘兒兩個，沒有男人在家照應。」說著便指那年輕的道：「那就是上年冬裡給我女孩子定的女婿，女兒年紀還小，別管他生熟，叫我這女婿到家裡，年輕的人浪蕩壞了，底下求二爺賞賜他碗飯吃。」

在舖子裡跑動跑動，教訓他學出一點本事來，一家門都是感激的。倪二沒有別的孝敬，將來騎出一匹又會顛又會走的馬來送你老人家。」賈芸因剛才語言冒失，未免踟躕。聽倪二要把他女婿薦到當舖裡學習生意。本是一樁小事，又見這個人青年美秀，並非粗笨之人，便滿口應許道：「這一點小事算什麼，老二儘管放心干你的去，等這裡的事定了大局就去相邀令婿。正經你往口外去給我捎兩匹好馬回來，毛片身材都要看得過去，將來奉價，說送是斷不敢領。」

正說著，又見有兩個人來找賈芸，都跑的汗流滿面氣喘吁吁的。倪二估量他們有話，便起身告辭。賈芸送了倪二翁婿出去，回身進內。那兩個人便開口道：「我們又去瞧了好幾處，都不及前兒看的鼓樓西大街那一所，又緊密又寬敞。我們去打通原業主，得了個底裡。照前兒講的數目，再添不到一千兩銀子就可下台。二爺總別開口，讓我們去打擂台，總不叫二爺吃虧。」賈芸道：「就是弄到薛大爺恒舒當對門去了。」一個人道：「店多成市，那怕什麼？」說著催賈芸就走。賈芸便進內安頓他母親幾句話，又道：「銀號裡有人來找，回報他們晚上到號裡去說話。」一面說完趕忙同那兩個人出門走了。再說林之孝家的，得了裡頭的話，要去訪舊日梨園，急得一時無處查覓，想起梨香院教習一事，向派賈蕃管，便來賈蕃處探問消息。賈蕃正在承領本銀經營鋪面，無暇他顧，惟心坎上止有齡官一人，雖彼此留情，苦無買玉之資。此時正可重價許購，偏值榮府招集舊伶，難以下手。目下正靠著他們提拔，不敢弄鬼。還喜這班人不比到了別處消息難通，有從此蕭郎是路人之歎。當下把知道這幾個人的下落告訴了林之孝，餘外憑他自去找尋。

林之孝只得上緊察訪，因那些人聲氣相通，訪著了一兩個都有著落。可巧他們並未遠去，查明藥官早已死了，小生藕官、小旦蕊官，先跟了地藏庵姑子圓信出家，未曾落髮，仍被教習中人賄買出去，復了舊業。大花面葵官、老外艾官、八淨豆官、老旦茄官，同先前打發教習時早出去這幾個腳色，現俱賣歌為活。一十來個人，雖各有班主，或懼怕榮府聲勢，或貪得重價，兩三日內都已停當。又在原班之外，另買了幾個人，僱覓女教習一齊送進府來，回明鳳姐，仍安置梨香院，與清音分開居住。一應器用什物，照舊發出，派人照管，並添制舞衣、彩服及一切刀槍旗幟，以備演習新戲。

一日，史湘雲、薛寶琴、李紋、李綺、探春、王夫人都在賈母屋裡陪著閒話，賈母道：「咱們如今又熱鬧起來了，園子裡有了清音，又有戲班，你們姊妹們高興瞧戲，在我院子裡搭起台來，說聲就唱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們才進來，聽說還要排一排再出場。正經又不請客，就是咱們娘兒們這幾個，叫孩子們帶演帶習，先唱一天給老太太散散心。」賈母道：「聽見你們要擺酒請客，定下日子沒有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想叫迎丫頭回來也高興兩天。昨兒打發人去接，說他家裡有事要後兒才來呢。」賈母歎了一口氣，滿屋子裡一瞧，才說道：「迎丫頭這樣在人家受苦，好笑大太太一點子也不在心上，還是你惦记著。」

「王夫人陪笑道：「正是這句話還沒回老太太，昨兒打發去的老婆子回來說，這一會子去見二姑娘，不像先前愁眉淚眼的樣兒，想是孫姑爺的性子改了些了。」賈母搖頭道：「那是天生成的牛性，怎麼改得來呢？迎丫頭當著他家的人在跟前，也不好向咱們家打發去的人訴委屈。」那時寶琴正站在賈母身旁，賈母便把他摟在懷裡，用手撫摩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如今有了乾姊妹，別太太又不疼你了。」王夫人叫了一聲琴丫頭道：「那是老太太給你取笑。」說著，又向賈母笑道：「老鴿子比起鳳凰來，這一個那一樣趕得上。他因為林姑娘的好意，我瞧這孩子也還安頓，當一件玩意兒事的辦了。又借這個名兒擺擺酒，孝敬老太太瞧一天戲。」賈母道：「那倒論不得。」說著對了李紋們眾姊妹道：「不是我當著你們姑娘跟前說句話，古來丫頭出身的戴鳳冠，做夫人，比姑娘小姐福氣還大些呢。我就會看相，先前我也沒理會這孩子，過一天仔細瞧瞧他，是那一個模樣兒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揀了好日子過來給老太太磕頭。」正說著，只聽得嘻嘻哈哈，鳳姐的聲音，一路笑進來道：

「我來給老祖宗要人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你也學了你婆婆，又來要想我屋裡那個丫頭，你說了要的誰？只要我願意就給你領了去。」鳳姐帶笑道：「這會兒老祖宗高興，又捨得了。我有那麼大面嗎？老祖宗這裡來要人！是真的，為的那小班子裡頭短了一腳正生，當下聘不出來，文官是他們原班腳色，道他腔口身段都好，先前留在老祖宗屋裡，就只他沒有出去。如今打伙兒進來了，要求老祖宗叫文官出去配一配腳色，不知老祖宗叫他出去不出去？」賈母道：

「不是你來說起，我也沒理會文官在我屋子裡，正是先前為什麼單留住他呢？」鳳姐道：「那是太太為芳官淘氣，把派給各房裡的人都攆了，太太不敢叫老祖宗屋裡的人也走，便留下文官。如今想起來，他們出去的依舊進來了，也像老祖宗屋裡的人，不叫出去，豈不省事呢。」賈母聽了歡喜道：「文官在這裡也盡閒著，叫他用心唱幾齣戲給咱們聽也好。」一面便命琥珀去叫文官。

王夫人問鳳姐道：「這些孩子們進來你都見過了？」鳳姐道：「前兒進來請安，打聽老太太歇午覺，太太事情忙，就回報了他們，我也沒見呢。聽得平兒說原班腳色蕊官、藕官這些人都在裡頭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記得頭裡把他們攆了，有幾個孩子去出了家，想不到依舊他們唱了戲。」賈母聽了歎道：「他們學了這個，拋撇家鄉父母出來，原是命苦的小孩子家，看得破修修後世也難得的，不該又叫他們進來。」

鳳姐答道：「聽說他們在庵裡住不多時，早就出去唱戲的。」賈母點點頭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也罷了。」說話時文官早已叫到，賈母便問文官：「你在屋裡做什麼？」文官應道：「琥珀姑娘教我紮花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一班子師弟、師兄又到咱們園子裡來了，叫你去排戲呢。」一面又叫鳳姐道：「鳳哥兒，你來要的人，給你領了去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倒推到我身上來了，我算當一名內領班伺候老太太，就只放起賞來，我是加二扣頭的。」湘雲在旁笑道：「鳳姊姊還是那麼愛錢。」探春瞧了湘雲一眼。鳳姐正向賈母說話，並沒理會。一面拉了文官的手道：「你如今做了還籠的雀兒了，快理你的戲本子去，仔細再別像頭裡，秦瓊沒帶上鬚鬚，就殺出潼關去了。」說著，叫兩個老婆子到文官屋裡收拾東西，領著送到梨香院去。這裡賈母叫琥珀擺開雙陸場子，與李紈打雙陸消遣。王夫人、鳳姐各自回去。

湘雲和眾人出了園門，行至蜂腰橋，李紈姊妹要轉過山坡子自回稻香村去，被湘雲拉住道：「咱們鬧林姊姊去。」說著同到瀟湘館。湘雲一進院門便笑著嚷道：「我們約了一群人來鬧你們呢。」黛玉一個人坐在窗前調弄鸚鵡兒，聽見湘雲聲音忙站起身，早有丫頭們打起簾子。黛玉含笑讓進裡邊坐下，湘雲不見寶玉，一口嚷道：「二哥哥躲避我們了。」便向各間屋子裡裡外外找尋。又到丫頭們房裡掀起炕幔一瞧，雪雁早跟了進去，見湘雲揭他睡的炕幔，便漲紅了臉道：「史大姑娘這算什麼？找二爺找到我們炕上來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二爺躲在那裡了呢？」雪雁道：「二爺在老太太那裡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別扯謊，剛才我們就在老太太屋裡出來。」春纖在外邊接口道：「二爺聽說藕官這班人都進來了，估量著到梨香院去瞧他們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你打發個人去叫他，咱們要商量正經事。」寶琴叫道：「史大姊姊你出來罷，告訴了林姊姊也是一樣的。」一面向黛玉道：「他又要起詩社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瞧雲丫頭髮了瘋了，你們可瞧見他前兒的詩胡話亂道，講些什麼？照像他這一位詩翁，底下再結起社來，便要鳴鼓而攻，麾之門外的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文章以不切題者為陳言，賀新婚詩總得豔麗貼切為佳。這不是到省親別墅獻詩，都要像你『借得山川秀，添來氣象新』的莊重句語嗎？」黛玉道：「你瞧琴妹妹他們這幾首，何嘗不豔麗？大嫂子這一首，何嘗不貼切？定要像你那麼樣謔才算得切題？我單問你『汗融乍試芳脂滑』這兩句，虧你一個做女孩子的，把嘴裡說不出的話，筆下公然寫了出來，臊不臊？」湘雲道：「這兩句也算不得村俗。」黛玉道：「離開了題目約略看去，原甚平淡，你細細推敲起來，成了什麼話？雲丫頭，你到底怎麼知道的，你講呀！」湘雲道：「臯陶曰『殺之三』，舜曰『宥之三』。」眾人聽湘雲說了這兩句，底下便煞住了，都怔怔的聽他語不以倫。

半晌黛玉接口道：「自然是想當然耳。虧你也肯想，也會想，也想的到家。」湘雲又辯道：「後人評閱前人之書，往往有作者心思未必想到之處，閱者竟批得出來。我本無心，你偏現身說法領會，硬賴派著我，我總不服。」黛玉道：「子非我，焉知我之現身說法領會？」湘雲被黛玉層層駁詰，理屈詞窮。寶琴、探春都笑道：「今兒枕霞舊友，瀟湘妃子舌戰大北了。」湘雲紅上臉來，要撕■子上貼的那首詩。黛玉道：「你這一撕，又是蛇足了。貼在這上頭，除了你二哥哥就咱們姊妹這幾個，有什麼忌諱！底下留心一點就是了，別盡你的高興。」湘雲低點無語。李綺笑道：「史大姊姊和林姊姊講了半日話，我總不得明白。」黛玉笑推李綺道：「史大姊姊肚子裡很明白，你儘管悄悄問他去。」湘雲站起身來，道：「顰兒你再說，我來擰你的嘴。」說著，就趕攏來，黛玉只得陪笑求饒。一時寶玉進來了，寶琴忙走過把湘雲拉開了，道：「二哥哥來幫林姊姊了，你別鬧罷。」當下湘雲放了黛玉，問寶玉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到梨香院去瞧見我的葵官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何曾到梨香院去？他們還沒進來呢。」

話未說完，丫頭們報導：「璉二奶奶來了。」眾人起身讓坐，鳳姐道：「邢大妹妹身上不好，去瞧瞧他，順路進來坐坐。恰好你們都在這裡。」寶玉忙問道：「唱戲的女孩子都進來了嗎？我還不知道，史大妹妹賴我去瞧他們呢。」探春道：「二哥哥不在梨香院，到底那裡去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在四妹妹屋裡，瞧他和妙師父下棋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前兒到庵裡去拈香，妙師父感冒著，沒有見他，如今想是好了。」湘雲接口道：「你還該再去走一趟。上年他給你起的課，我也知道你聽了不輸服，如今看起來竟判得准極的了。」眾人問：「起的什麼課？」湘雲便將上年的事告訴他們，眾人都說：「好靈課。」鳳姐暗想：寶、黛二人委係姻緣前定，何不早為撮合，省卻多少煩惱驚憂。又轉念自為寬解，想出謎詞向寶玉道：「寶兄弟，何不再到妙師父那裡去起一課，看太太幾時抱孫子呢。」眾人聽了都瞧著黛玉笑，黛玉便沉下臉來瞪鳳姐一眼。湘雲道：

「且慢講起課的事，咱們講起社的事罷。趁這幾天都齊全，二哥哥高興就鼓舞起來，倘因別的事忙顧不上，剛才二嫂子的話，等做湯餅會再說罷。」寶玉笑了一笑，便道：「這件事前有大嫂子，還得拉他在裡頭。這會子大嫂子不在，咱們定了日期打發人去告訴他一聲也使得。」鳳姐一聽忙站起身來道：「我聽你們講到這些，只好干我的事去了。」回頭一笑道：「少陪。」黛玉送鳳姐走了。這裡湘雲一眾人重又坐下，探春道：「你們別忙，這幾天裡頭太太就要擺酒唱戲，不如鬧過這幾天，二姊姊也回來了，邢大姊姊的病也好了，多幾個人越發熱鬧些不好嗎？」湘雲又坐了一會，各自走散。

次日，寶玉起身到賈母、王夫人處請安，回來吃過早飯，就要叫芳官這班人來。又想屋裡人多，不便問話，何不自己到那裡順路瞧瞧園景也好。於是出了瀟湘館，徑往梨香院來。心想芳官與晴雯同時被逐，不料死者復生，離者重聚。一路行走，但見紅雨塵花，綠陰鏤日。到了山石旁邊，有幾株杏樹遮得密葉重重，住步抬頭，見樹上已垂垂子結。又想起當日在園情景，遇見藕官在此燒化紙錢，也是清和時節，風景宛然。他們雖年歲漸長，還不至像那子結枝頭，落盡深紅的時候。

一頭思想，已到了梨香院戲班裡。班子裡的人見了寶玉，忙去通知領班的喚齊全班迎出請安。寶玉仔細一瞧，偏不見有芳官在內。寶玉便問：「芳官呢？」藕官見寶玉問起芳官，頓時掉下淚來。寶玉忙問根由，藕官道：「二爺還不曉得芳官的事嗎？此事說起話長，請二爺裡邊去坐了細細講給你聽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在那一個屋子裡，咱們進去瞧瞧。」藕官引路，領班的退出，有幾個女孩子各自走開。藕官同五六個舊人，隨了寶玉來到藕官的屋裡。藕官忙去泡茶，用五彩蓋閉，放在描金洋漆盤中捧與寶玉。寶玉接過放在桌上，一手拉了藕官挨身坐下，追問芳官之事。藕官道：「要講芳官，還是我和蕊官兩個人說起，有半本戲文的情節。二爺只當聽戲一般。」畢竟芳官作何下落，再看下回藕官替他敘明分解。